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四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竟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茲爲易於識別我產與外產（蔣美貨物），便利各地民商往來運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運銷證」（其他解放區之土產品運來我區者，其運銷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運往本邊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商人均須向就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運銷證」，否則難以辨別，即以外貨論處。此證規定於十二月一日一律啓用，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濫發、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爲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啓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冒充緝私者，得將人貨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集寧」部在戰鬥行軍間隙中
依靠貧僱農建設連隊
獲得初步成績提供了寶貴經驗

（本報訊）「集寧」部在戰鬥行軍間隙中，依靠貧僱農戰士爲骨幹建設連隊，獲得初步成績並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該部根據「土地改革訓令」的精神，團營首長親自下連領導學習，一大隊以反軍閥主義爲主，開民主大會，先向領導提意見，然後幹部反省，轉向戰士的普遍查階級、查思想，清算地主流氓思想。二、三大隊先集體上課，從各連具體情況着手。經過一週的學習，已初步打破幹部戰士中瞧不起貧僱農、不尊重貧僱農、不使用貧僱農、不培養貧僱農的錯誤思想，開始把過去那種把地主流氓當積極份子、貧僱農當落後份子的現象倒轉過來。同時初步打破了地主思想、流氓思想、土匪軍閥思想，認識到只有看起來「笨手笨腳」的貧僱農戰士，才是最純正的。三連政指劉桂林在這次學習中檢討說：「我們連過去的積極份子是流動式的，有平時的、戰時的、練兵的，只要表現好，能說就行，不看階級本質。如王臨成、苗恆增，行軍積極，我嫌他們不會說，就沒有培養。張文俊是窮苦，吸了八年洋烟，因爲能說，就常做積極份子，結果發現他組織逃亡。」此外在這次學習中，並發現了過去不重視或根本沒有發現的許多嚴重問題，如部隊成份很複雜，十連的地主流氓成份就佔三分之一還多。

由於某些幹部思想上的障礙和經驗不足，以及時間短促（剛開始），貧僱農戰士爲骨幹，在某些連隊還沒有樹立起來，或者形式上樹立起來，但仍沒有被重視，或者把貧僱農戰士爲骨幹，僅單看作工作方法問題，沒有貫澈階級觀點，沒有明確是建軍的階級路綫。如十一連開支委會，一致認爲依靠這些人不能進行工作，六連長在討論提升班長時說：「劉克珍可以，打仗勇敢。」（實際上劉當過偽軍探偵警，爲逃避清算而參加我軍。）七連班長史珍桂說：「貧僱農好是好，就是沒能力，起不了多少作用。」因而不用貧僱農戰士，却以地主成份馬香爲助手。因此羣衆不能普遍發動起來。十一連在反蔣九仙的流氓思想中，只有少數班排長發言，戰士很少說話。有的單位犯急性病，簡單從組織上解決問題，押禁閉的很不少。

根據這一週學習，關於樹立與培養骨幹問題，反地主、流氓思想鬥爭問題，已初步體會到：

鬥爭中樹立貧僱農骨幹
首先要教育幹部改造領導
依靠貧僱農才能清楚了解確定成份

（一）貧僱農骨幹必須從反地主流氓、土匪、軍閥主義思想鬥爭中樹立起來，而首先是一個教育幹部、改造領導的問題。事實證明，由於某些幹部的立場觀點不同，什麼樣的幹部就有什麼樣的積極份子，如三連八班長辛紀明是破產地主，他的積極份子就是地主薛維；五班長駱進保（流氓）的積極份子就爲流氓出身的李小起。這些人容易結合在一起，如兵痞出身的班長王占恭說：「我犯紀律看證明，要是王喜珠（警察出身）、王二娃（破落地主）站崗，我犯了他們也不敢報。」在這種情況下，貧僱農骨幹是樹立不起來的，只有開展反地主流氓思想，把這些思想狠狠的打下去，才能樹起貧僱農骨幹。（二）在反地主流氓思想鬥爭或連隊民主運動中，一定要依靠貧僱農戰士，才能反得澈底，才能清楚的了解確定成份。如六連了解成份時，把苑作山當成鐵路工人，後來在貧僱農座談會上才發現是地主；三連過去了解史根才是僱農，但他在訴苦環境中就說「還不如扛長活好呢！」以後才了解爲破產地主，這些人一經把成份和思想結合起來研究，就發現其原形。（三）在一切民主運動中，教育提高貧僱農戰士，應把領導意圖明確告訴他們，吸收他們的意見，並在運動中不斷提高其階級覺悟，通過他們去批判、揭發、鬥爭，他們的缺點也在他們當中進行教育。三連幹部反省後，徵求了貧僱農戰士意見，再反省，再召集貧僱農戰士研究，看是否深刻澈底。排長何應文反省了三次，李紀明（破產地主）說：「差不多了，就算了吧！」貧僱農戰士史才子馬上頂一句：「差得多呢！你還是包庇！」一直反省了四次才罷。

領導的責任是：
撐腰、啟發、掌握方向

（四）在和地主流氓思想作堅決鬥爭中，領導上的責任就是：一、給羣衆撐腰，給羣衆作主，如二連動員後，何拴狗說：「我原來不想提，聽了團長講話後，有意見還是提。」二、羣衆認識不到的問題，要及時提出，啓發羣衆鬥爭，在羣衆情緒表現反常時，要找貧僱農研究原因，適當改進。如三連排長何應文壓制民主，戰士不敢提意見，團長講話批評後，又提起來；何應文第三次反省後，羣衆情緒不高，對他失望，團長又講了話，才又高起來了。三、掌握方向，領導意圖是要大家有甚麼說甚麼，但沒傳到骨幹中去，結果一個人反省後，大家馬上批判，開會時無人敢反省了，後來開骨幹份子會研究，才轉了過來。四、幹部要耐心幫助，說服反省，但必須加上貧僱農骨幹，才能說服，單純依靠幹部是做不好的。

挖根子鬥到底
警惕壞手段，六個不要怕

（五）在鬥爭中，地主流氓常常「泡蘑菇」，或隨機應變，見勢不佳，收兵回營，假裝積極反省；有的硬頂蠻幹，如果羣衆軟了，他就盛氣凌人，如果羣衆比他硬，領導上再給羣衆撐腰，他又會變成軟的，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如八連鋪發生在組織的談話教育、羣衆揭發批評下接受了意見，後來羣衆看見他接受了意見，就安慰幾句，鼓勵他繼續反省，他以爲對他軟了，第二天會上就向羣衆潑冷水說：「你們說我是流氓思想，就是流氓思想，完了。」後羣衆堅持鬥爭，才軟下來反省。所以要反覆的搞，堅持鬥爭到底，直到羣衆滿意爲止。（六）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定要從成份上挖根子，不要怕挖出根子他不高興或乘機做破壞活動、不要怕同樣成份思想的人會鬧思想毛病、不要怕他以後可能發生個問題、不要怕鬥爭尖銳、越尖銳思想界綫越明顯、不要怕解放戰士嘰嘰咕咕，議論紛紛、不要怕失信，今後無法工作。只有真正發動羣衆，挖出根子，提高了階級覺悟，那些帶有地主流氓思想的人，在羣衆監督下，才能逐漸改造。（七）在反地主流氓思想中，地主流氓思想的人，大體有如下幾類壞的表現：一、擺資格，[illegible]地主流氓威風，企圖威脅組織威脅羣衆，如九連反程克儉的地主思想會後，程就煽動貧僱農戰士繼子江說：「要不是你，我挨不了鬥爭，坐不了禁閉，我非報復一下，叫你也坐坐禁閉不行！」二、反動心不死、繼續反動活動，如二連民主大會中，發現地主高居林組織三

中農戰士有弱點
應啓發教育堅決團結

（八）中農的表現主要是鬥爭性不強，不尖銳，[illegible]。如五連在反地主流氓思想中，中農邊玉興在積極份子會上大說特說，但一到大會就一言不發，[illegible]他才敢[illegible]，不誠懇，不尖銳。還有怕說到自己頭上的。但他們是可以被貧僱農團結的，只要羣衆起來了，領導態度堅決，並鼓勵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他們也會積極起來。

蔣區學生英勇不畏強暴
十萬人捲入罷課示威
蔣匪兇燄受挫學生勝利信心增強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綜合報導：半月來，以蔣匪殺害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事件爲導火綫的蔣管區學生反饑餓爭自由的正義運動，是蔣管區學生繼今年春天反對美帝侵略運動、夏天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後的本年度第三次偉大鬥爭，亦是蔣匪六七月來大舉開除逮捕屠殺學生解聘教授的直接結果。據外國通訊社極不完全的報導，自上月三十日浙大學生罷課示威至本月十四日半個月內，蔣管區學生的罷課示威行動，已由杭州擴展至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廈門七大城市，捲入鬥爭中的有平、昆兩地全市大中學，杭州的浙江、之江，上海的滬江、交通、聖約翰、復旦，南京的金陵、中央，天津的南開、冀工學院，廈門的廈大等大中學，人數在十萬以上。

在這次運動中，蔣管區學生表現出不畏強暴的英勇氣概，其中浙大曾兩度舉行爲期各一週的罷課示威。本年七月間曾因反饑餓反內戰罷課而一度遭蔣介石解散改組的上海交大，亦議決不顧一切迫害，舉行同情罷課。北平全市大中學生於本月六日舉行總罷課，七日復衝破蔣匪軍警特務的武裝包圍，舉行悲壯的于子三烈士追悼大會。本月六日，昆明全市大中學三十餘單位二萬餘人舉行總罷課後，並聯隊示威遊行，包圍蔣匪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住宅，要求立即釋放一切被捕學生。廣大社會同情是屬於爲民主而奮鬥的學生方面的，北平燕京、清華、北京等大學教授發表宣言演說，支持學生正義要求，斥責蔣匪暴行，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校工亦參與學生行動。

學生們的英勇鬥爭，挫折了蔣介石匪幫的兇燄。法西斯野獸蔣介石本月九日在南京親自召集一切特務頭子，座討鎮壓學生罷課的新辦法。蔣匪當局曾逮捕清華、北大、燕大學生十人，並曾指使三青團特務毆傷了北平師院的六個學生，但在北平學生「不釋放被捕同學決不復課」的堅強鬥爭中，蔣介石北平行轅不得不釋放了這些被捕學生，並答應賠償受傷學生的醫藥費。蔣管區學生從此更認識團結就是力量，堅決反抗，才能生存，更增強了勝利的信心。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蔣管區學生爭自由的浪潮已擴大至閩南。據美聯社廈門十四日十五日電：廈門大學十四日開始罷課三天，抗議蔣匪殺害浙大于子三烈士，並絕食一天，救濟于子三烈士家屬。另據合衆社訊：蔣匪繼在上海迫害學生後，十五日已有大學生十四人因參加示威被開除，好些學生在街頭散發傳單時被毆打。

× × ×

……鋪不收。二、本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本局在晉綏……團、農會、學校、新華書店、公營工廠、各級貿易公司（各地區商店）爲工作……的一切公……的野戰軍、地方軍、警衛部隊、榮譽軍人……和部隊系統領導下的工廠、學校、醫院的全……
十一月二十六日

土改後的保德化樹塔

貧農單身漢張紅奴服毒幸得救

——挑撥農民團結的地主老財受到群衆處分

編者按：這篇通訊，寫的是七月中旬的事，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可惜被我們壓了三四月之久，對此，我們已作檢查（見今日四版）。茲特附編者讀後意見將本文刊出。原文中與本事件無太關係的議論以及個別字句，曾經編者刪改，原意未動，大小標題都是編者另加的，於此一併聲明。原文如下：

地主老財施展挑撥陰謀

保德化樹塔土地改革後，工作團轉移到別村去了，絕大多數的農民，早出晚歸，到自己的土地上勞動着。張天弼等地主老財，趁機施展挑撥農民間團結的陰謀，企圖達到他們復辟洩恨的破壞目的。他們想：「九其子（中農）、金駒子（新中農）他們這些當幹部的，這回分配中比貧農得東西少，怎的也不會滿意吧?!」由於村幹部和他們絕交已久，地主雖然到了能鑽的窟隘，但又苦於難以搭腔，即是能搭上了腔，又怕九其子們「變臉」。於是，狡猾的反革命應用了極爲農民所熟慣的話語和山西梆子的形式，在數次碰見九其子們的時候，就指天劃地的唱道：「打下江山宋王爺坐，損兵折將是楊家的人！」此外，唱的還有兩句是恐嚇羣衆和表露反革命鼠心的戲：「一時節我有心與他們大戰，怎奈我兵不多將才幾員。」還有個叫張細堂的惡霸富農，近來也常常參上饅頭，一早晨價、坐到個別農民到地裏去必經的小路上，不言不語的以此進行死的威脅。許許多多的事實警告農民說：「地主老財可咱們反攻上了！」一方面是羣衆急切的提出了「整頓力量，一步也不能放鬆地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是：個別貧農和個別中農「不好好動彈，不仔細過日子」，等待救濟，等待再分的現象，卻正增長着農民相互之間的不滿，同時也正形成着一部份中農的不安。對於這個問題，每個農民都感到：「個人沒辦法」，但衆人卻都充滿信心的覺得：「開農會總能解決好。」

分配口糧會上張紅奴受打擊

由於嚴重的災害，農民的夏田收成極微，瓜菜又未能按季節的成熟，因此，七月中旬有些農民的「吊嘴」現象又發生了（農會曾經解決過一次口糧困難），村幹部和農會委員們設法集籌了一備餘的三十斤義倉糧，在分配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意外驚人的事件：

當農會委員張來紅（新中農）提出給不給張紅奴（貧農單身漢）吃些子的時候，羣衆憤憤的說：「紅奴你沒有口糧我們信哩！怕的是給吃上多少，你也不好好動彈，過光景些子也不細緻，誰能常供起你呢?我們誰家也不是供給部，你要靠勞動的活哩！」貧農滿山虎、四不浪許多人說：「你寒天穿的一身爛羊皮，你有時就忘了沒時啦！土地鬥爭後，農會給你分下藍布袄襖、牛鼻子鞋，你個人立刻就縫搭了個一嶄新白汗塌子套新白布衫子，白布衫子上又套藍袄襖，褲子是新的，一嶄新牛鼻子鞋上你又花了四升顆子，請鞋匠給你釘起前後包，你這種不留後路的人吆！你連頭上搭的羊手巾子也擲轉，從頭到腳全全兒聲了個一嶄新。」中農張侯囮、八十七、張潤廣更多的人說：「咱衆人雖給你分的地好、傢俱好，可恨下那些好東西都不能咬的充飢，今年天旱日焦，能渡口的就是給你分了那石二顆子，你些子也不往後看，買穿、買戲，割上肉，快快兒石二顆子撥伙完了，如今受餓的是誰呢?全怨你個人！」村幹部張九其說：「大石灣的棉花地，我和你的並排着哩。春上種時，你是遲遲兒起身，早早兒回；你懶的水也怕灶扭，踢一腳，鋤一苗。我說你這種法不對，你還說你保苗子，如今我的棉圪墻都結上了，你的苗子在那兒哪。」紅奴說：「你們一天價叫我翻身哩！我穿了件新褲子也不對，釘了個鞋也不對，吃了二斤肉也不對，我如今實行！我不吃那幾斤米啦，你們就舒意了吧！」全場混亂的話把許多人的火氣衝上來了：「誰說不給你吃?!誰說不讓你活?!衆人是爲你好，你當我們爲甚哩?」紅奴低下頭再沒說話。一看這情形，有些人就斷定就是紅奴的「死裂筋」脾氣又來了！有些人就給你解釋：「農會是專叫你好好穿好活哩嘍。常時的就給你如今還沒翻身「吊嘴」了！今年有富餘的人家吃了，咱們通共些子顆糧，還提節省哩！咱們因致撒伙呀?」

等會上的話題轉到其它上的時候，紅奴抽身就怕見走了。他躺在炕上越想越沒法見人（?），隨即尋得吃了一錢多大煙，但毒下喉，他就後悔了。當羣衆會臨散時，發現了紅奴不在場，農會委員們就去看他。一進門紅奴就冷冷的說：「我錯打主意了！我虧負衆人！」人們臨這話語，想到他「死裂筋」脾氣，料定是「作過」了！他大哥一發現他吃了毒，農會的人就全都緊動起來了，衆人就趕緊扶起他，派人到外村請醫生，拿白礬水灌毛屎，拿雞毛通咽喉，拿冷水往他周身拍，衆人着急的把法子全使遍了。滿滿價一窯人，三、四十個農民守着他，直到雞叫時分，把毒吐完，羣衆這才放下心，回去睡的覺。人們在路上深思的說：「看吧！明天地主老財準高興的活不下呀！」

地主老財幸災樂禍

完全不出農民的預料，第二天打審早，地主張天任（四〇年曾鑽入我政權，任保德一區副區長），父子兩老瘡笑着，和得了喜事一樣的溜出來了。自從被鬥爭過還沒有出窩子的地主張宏志昂首簷頭大搖大擺的，今天也出世了。惡霸富農張細堂夫妻雙雙眉飛色舞的在往紅奴的窗前走。富農大生子簡直是從家裏跳出來的，真正能高興死這羣王八日。狗日的們喜氣盈盈的逢人就說：「夜黑里，我聽着紅奴家院裏，不知道是誰得罷亂子了，還是爾汪汪的牛下犢子嘔。」又有的地主說：「是人家紅奴喝上洋煙啦！」張天任說：「白分上那麼多的東西還要喝洋煙，咱們咱可怎死呀呢?!」這一切，在群衆的心裏燃起了熊熊的憤怒之火！中農說：「地主老財似棉花，咱們一不打卡了，他就給你生『決耳子』害收成啊！鬧吧！置叫人家滅滿的咱不打卡也不行了！」（對地主封建不是打卡的問題，是徹底消滅的問題啊——編者）貧農說：「狗日的們和綠蒼蠅一樣，他一開到那兒氣味不正了，日就想給你飛下的下蛆哩，這回咱們要是不理，他還當是咱們作下臭事理屈哩，往後那才放長的害人啊！」許多農民說：「可叫地主老財把咱們『日性』（作好）死了！立刻開會對付！」衆人商量定妥，選了陳三元、張四不浪（貧農）、張來紅（新中農）等三個領導人，黑夜開的會。

鬥爭地主老財
張紅奴火氣衝天

黑壓壓的羣衆坐在一座青石窯的寬敞院子的正面，羣衆陣勢自然的佈好之後，地主老財來了，他們剛準備坐時，羣衆迎面喊叫說：「你憑什麼坐哩！還站着：怕我們累了你的腿哩?!」羣衆才靜下來了，陳元德說：「我們爲了教紅奴學好，才批評的他，紅奴一時沒想開，吃了些子洋煙，你們可意的犯了我們農民?!你們憑什麼『日性』我們農民?!你們犯了會的法了！咱們今天過不去！報告人是我們羣衆，證明人還是我們羣衆，審官司的還是我們羣衆，咱們這官司是好打的！我起頭完了，羣衆齊發表！」羣衆氣色俱厲的提出了他們昨天那些得意忘形的事實之後，質問說：「你們爲什麼笑?!」

地主劉古子（張天任）老傢伙說：「我也沒記得我怎的個歡喜樣?你們這怎哩！」許多的農民提出了他們將作過的顯証，四下裏的羣衆怒吼着「我是證見！」

老傢伙說：「我那天大大呀！我只是個公民哩吧?!我連笑的自由都沒了！」

羣衆說：「你狗日的愛笑，我們問你：那一天鬥爭你，你怎的不笑?!說！」

紅奴心寒的火使得自己語無倫次的喊的說：「日你祖爺爺們的地主老財！可意死你們哩！我一時沒想開，迫你們老祖爺爺的，你們可可意啊！你們想你爺死哩！你們幾百元子價錢估上地，你老爺們連些子都沒有，你們害的我怕嫌動彈，受批評，你們害的我吃洋煙尋死，迫你們祖爺爺的呀！地主老財！我死了也感謝農會，也承衆人的情——可就是你爺爺永世也死不了，我叫你們盼的瞎眼哩！」

農會委員張大猴（貧農）說：「那天紅奴出了事，我們急的呀……愁眉不展；你們樂的是挺起脖子的擺搭哩。盼死你們吧?!老子們一個也死不了！」

羣衆說：「問張天任，紅奴是爲什麼受的批評?!」

地主說：「爲是我們每常價害的他沒地種，不勞動慣了。」

羣衆說：「你也知道哇?!狗日的們！『大公無私』你我的面子話，快盼你爺爺死了吧！」這些我們不聽，你說你的心吧！」

地主說：「我是說：你們分了我的東西，又喝上洋煙，我可意才笑的。」

羣衆說：「你知道，你們如今吃的也是老子們的嘔！你說我們是分的誰的東西?!」

地主說：「爲是你們從我家裏拿的，拿了誰的誰心痛哎。」

羣衆說：「你心痛?!我們心痛了幾百輩子了！」

當羣衆追問到細堂老婆子那老瘟婦的時候，她那一絕邊兒「老本事」又拿出來，哭了！

羣衆說：「我們死人的時候，你不是笑哩嗎?!你看如今哭的離活的，老子們可「心痛」死了！」

群衆定判地主老財花押立案

領導會的人提醒羣衆說：「咱們決定怎麼判他們吧！」

有人提議說：「他們笑咱們窮人沒吃的，幹是他們的口糧多，咱們餓張泉子五升米；餓張天任二升米；餓張善世一升米，咱們餓下，好給他們笑話的那些人吃。另外，把他們怎的笑，怎的擺搭，怎的『日性』農會……一道子一道子的寫下來，叫他們押上指印，自存到農會上，也不打，也不鬧，就立它個一案，咱們往後看他們的作爲的辦吧就是了！」

羣衆在滿院的呼聲說：「妥了！」

狗日的地主老財們立刻又奈裝成獻綿，溜求農民說：「這一回饒了我們吧了，一定要立那案幹甚呢?往後總不了。你們也知道，多了我拿不起，不了你上些顆子吧?」

羣衆說：「我們估稱着哩，說不餓的，就不餓！」

當那些和農民作對的地主老財的指頭，往「立案」上壓的時候，全身抖的呼嚷嚷價。

農民說：「你們不是愛笑哎，呼嚷嚷價抖什哩?!」

臨完，羣衆命令他們說：「走吧！好好小心着！老子們就是專管你們的！」

關於紅奴的問題，黨的分支會上和農會委員會上，大家都作了檢討說：「那一天，眼看紅奴老架不住了，人們還是硬扭住的檢討哩。羣衆也火了，咱們也火了。沒有『趁住勁』的研究，險些兒傷害了咱們的基本羣衆！這個缺點可再不能忘了！」另外，紅奴又在農會上作了反省，他感到了深深的理虧，他要求衆人再批評他，羣衆說：「你勞動不好，你撒伙太甚，你喝洋煙是大錯誤！」紅奴處於本心的提出了：當場立誓改頭，好好勞動。紅奴沒有說下空話，一月來的事實證明，紅奴完全爲羣衆感動了，他正在忠實的履行諾言。（盧晨徵、張金駒）

編者讀後意見

貧農光棍漢張紅奴服毒尋短，這正如作者所說，是一件驚人的事件。這件事之所以特別驚人，是因爲這是在土地改革之後，貧苦農民剛剛開台頭的時候發生的。這件事，歸根到底，其罪惡歸結到地主階級——地主老財之挑撥離間，某些貧苦群衆之勞動不好，的確也是由於長時期的受地主階級壓迫剝削的結果。作者在通訊中強調的寫出這一點，是完全對的。當這驚人事件發生後，醒覺了的農民，把那些表現了幸災樂禍的地主老財，鬥爭了一番，美化的樹塔農民之敵人地主老財，醒覺了一番，化予以無限的稱讚和熱心的把這情與團結人的場面是十分感人的，作者很能表揚，也是完全對的。然而，作者卻忽略了、麻痺了掩蓋了另一個非常值得研討的問題：即爲什麼一個剛剛分到土地和財物，一反正如今還沒翻了身」的貧農單身漢，因爲「幾斤米」竟然被大家「批評」得他到服毒尋死的地步了?

張紅奴「不好好動彈，不仔細過日子」，乱實情況如何?他不對到什麼程度?是不是眞正錯誤到這樣地步：當農會委員剛剛提出是否給他分些口糧的時候，羣衆就「憤憤」的說開了，而且鬧到「全場混亂的亂的嚷着」?當時會場上的情緒是否是貧僱農的眞正情緒呢?還是被某些中農的情緒所控制了呢?一個問題提出來，一瞬間是否符合我們事實的那個所謂「群衆」的會，即群衆會議的村幹部和農會委員，他們至少是在這個問題上或多或少的失掉了立場，或立場沒有站穩。事後雖然在支部會上和農會委員會上進行了檢討，而這一檢討是那麼單薄嗎?會是作者了沒有重視而致淸淡寫的描了過去了嗎?相反的，「一死裂筋」脾氣啦！「一鬧」就「撒伙太甚」啦！「他感到深深的理虧」啦！「沒法見人」啦！「他「撒伙太甚」啦！「你喝洋煙」是大錯誤啦！「不仔細過日子」和「勞動不好」啦！且字眼後，對紅奴保留與考慮的救了，加在紅奴頭上，作者卻毫無保留的下太甚，「你喝洋煙」是大錯誤啦！「你缺乏同情心」了。而且作者的筆下所有這一切，似乎是對紅奴是化樹塔的……

貧苦羣衆的眞正情緒與看法呢?還是我們對此提出的第二個疑問，對紅奴的缺點或不是之處，我們毫無任何包庇的意思；而是說：這件事不可否認的，一有其一定的作用和過程。我們的態度是：「紅奴完全爲羣衆感動了」，而沒有強調另一方面，雖然在文中是相當生動的寫出來了。我想，這是會感動一十分感動每一個讀者的：「我錯打了！我錯打……」短時，正如讀者讀後而感到：人無比的悲傷，而且後來對衆人說的：「我錯打主意，我虧負衆人」！你看他鬥爭地主老財時又是何等的勇敢，而且最後又堅定立場！你看他越來越能變的如何等勇敢，何等的堅決，他用自己的行動與實際行動，表現出了貧僱農與地主階級的絕不妥協之，這一切充分的表現出了貧僱農階級的堅強的階級品質！

總之，這事件已經過數月之久，化樹塔的形勢可能已起了更大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一事件的眞實情況，不是毫無根據的話，我想對這一事件的了解，是有必要的。這時是對我們，對群衆一個典型的教育。

馬西努評美帝陰謀：

利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發財

使中國成爲受美帝奴役的殖民地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莫斯科電台十日及十二日廣播馬西努評論，指出美國獨佔資本家正利用軍火援蔣和對華投資的方式，將中國人民的鮮血變成美元利潤，使中國成爲受美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

該文寫道：中國的內戰，是美國獨佔資本家發財的重要來源，中國成了銷售美國軍火的重要市場。美國軍火供應人爲了保持並擴大這個市場，唆使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反人民內戰。一九三六年美國出版的「戰爭軍火與利潤」一書寫道：在軍用物資方面，中國（指蔣介石及其他內戰軍閥）幾乎完全依靠外國，中國內戰完全依靠外國軍用物資之供應來保持，因此，中國便成了世界上軍火最大的顧客，沒有這些物資的供應，中國軍閥就會無可作爲，中國內戰就會停止。」這本書今天對於美國獨佔資本家，仍然有意義。國民黨美國買辦開一新（譯音）份在美國獨佔資本家代表機關的雜誌「中國月判」上，明白寫道：「做買賣不需要政治穩定，相反的，有時社會上的混亂，會爲貿易打開前途，發生混亂的區域裡停止生產，因此必須向外國購買商品。」這說明了美國獨佔資本家不僅利用中國人民的鮮血，且利用中國人民的飢荒和破產而發財致富。這也就是這些獨佔資本家企圖鞏固中國經濟落後性的緣故，使中國永遠處於落後的殖民地經濟狀態，是美國的利益所需要的。

美國獨佔資本家使中國變成美國殖民地的另一步驟，爲利用巨大投資，在中國建立美國自己的工業。華爾街財閥的雜誌曾充滿貪慾的寫道：「美國播下金元的種子，美國工業家和企業家們將細心的經營這塊肥沃的土地」。日本投降以後，代表美國獨佔資本家利益的各美國公司組合的代表，即隨同美軍進入中國，紐約國立銀行等即在上海、天津等地恢復分行業務。當時，紐約時報曾以大標題「中國門戶重新開放」，登載了這個消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更以大標題「我們在華利益」，登載了該報記者的報導，引證在國民黨全國資源委員會任職的美國工程師阿萊奈斯的話，說中國（蔣）政治已與美國公司簽訂許多合同，許多適應美國投資利益的原則已列入國民黨經濟改革方案中，從此，美國獨佔資本家從國民黨手中奪得了中國企業主權。美國資本家於初即估計到國民黨愈加陷入內戰泥沼中，愈加依靠美國援助時，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所得的利益亦愈多，國民黨現在已將一切工業、財政、對外貿易的經營權，全部交給美國財閥。

反法西斯浪潮蓆捲全意

那不勒斯工人赤手解除警察武裝

意共領袖號召一致反對民主敵人

（各方訊）意大利反法西斯的浪潮波濤，已從意大利的靴頂尖，又有十四個以上的城市捲入了浪潮。西西里巴勒摩（意最南部）二千海軍造船工人舉行罷工。數千勞動人民遊行抗議示威。維羅那、佛羅倫薩、配薩等北意城市，在警察催淚彈的鎮壓下，爆發了抗議總罷工及示威。在卡斯阿利（撒丁島南端）特里里巴利等意南城市，已號召總罷工。在首都羅馬，電車及公共汽車等全城運輸工人，也在十五日舉行抗議罷工，是日正午，羅馬街上公共交通工具已絕跡。在內格洛拉，勞動人民攻擊基督教民主黨總部，並包圍警察所。在這次運動的發源地米蘭，由於法西斯的繼續挑釁（一前爲游擊隊的共產黨工人，十四日被法西斯份子伏擊受重傷），引起了群衆的憤懣。十萬勞動人民與法西斯份子及武裝的警察鬥爭中，表現了無比的英勇，人民力量的不可克服。那不勒斯勞動人民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即釋放被捕者，警察自衛口向群衆開槍，並放催淚性毒彈，群衆解除警察武裝，並驅散他們，但警察局長只得發佈緊急命令，將被捕者釋放。意勞動人民對於法西斯運動準備進一步的行動，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十五日在羅馬的左翼政黨領袖會議上，號召進一步的一致行動，以反對意民主敵人的加斯貝利政府。羅馬勞工會行政處十五日舉行緊急會議，有首都各工會委員會及各工廠代表參加，該會通過決議，要求解散「國家社會運動」及其他法西斯團體，並立即停止造謠與中傷的反人民運動，制止明目張膽的反動派和所謂「獨立」報紙；[illegible]的報復與內戰的宣傳。該決議稱：「鑒於政府並未表示有採取使局勢正常化的步驟的願望，勞動人民將被迫採取在他們支配下的一切辦法，來保護他們國家及民主的未來。」印刷業工會代表說：印刷工人拒絕印保皇派法西斯報紙「蒙德．阿果」報（該報係在米蘭事件後準備在羅馬發行的），因此，該報將不再出現。意全國農業工人工會書記致函加斯貝利稱：「除非政府採取步驟，反對法西斯份子的挑釁行動，意農業工人將不能袖手旁觀。」

意共總書記指出

必須建立民主新陣綫

與國內外反動勢力堅決鬥爭

（塔斯社羅馬十五日訊）意共總書記托格里亞蒂在該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報告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指出意大利必須建立民主勢力的廣大新陣綫，基督教民主黨（按係現政府執政黨）已成爲民主力量的主要敵人。托氏在分析目前意大利形勢時，強調指出：目前在許多方面，都與一年前該黨上次大會前夕的形勢極不相同，從那時以後，國內的政治與階級鬥爭已大大地緊張起來。最近西西里工會組織者之被殺害，與米蘭市郊工人運動的工人們之遭受攻擊，並非孤立的事實，而是國內黑暗的反動勢力的大規模攻勢的一部份。國內形勢的嚴重，是與國際舞台上帝國主義與民主力量間的嚴重鬥爭密切相關的。托氏稱：基督教民主黨的政策及其在政府中的活動，形成了對民主的背叛，該黨目前的所作所爲，已成爲民主力量的主要敵人，所謂「中間偏左」的許多黨派的領導人物，正經受着危機，因爲他們不能適當地反擊反動派與帝國主義勢力的意識形態上的猛攻。托氏提出：今後奮鬥的主要目標和從前一樣，即實現進步的民主主義，他說：我們必須獲得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改革，必須不僅在政治方面作堅決鬥爭，並且要在國內生活的一切方面作堅決鬥爭。這一意大利人民大衆爲建立進步的民主主義和挽救意人民的三個最大要求（自由、勞動與國家獨立）而進行的偉大鬥爭，將走上決定性的勝利的。這必須建立民主勢力廣大的新陣綫，這些民主勢力必須贏得反對專斷集團[illegible]與反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的鬥爭的勝利。在政治方面，必須主動的利用政府的權力保衛民主秩序，並使政府民主化。在外交政策方面，爲了使意大利人民在和平鬥爭的陣營中佔有地位，必須停止作英美的奴僕。托氏結論稱：必須在這新形勢與新前途下，必須考慮臨着成立民主勢力廣大陣綫的任務的各政治與社會集團間聯盟的發展問題。

華東綫兵團

十月份殲敵二萬餘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七日電）前綫指揮部公佈華東兵團十月份戰績如下：共殲蔣匪二萬零七百二十三名，內生俘整四十五師二一一旅少將旅長張忠中（前誤爲張中忠），中校代參謀長陸承裕，中校新聞室主任龐定京等以下官員一萬零五百二十三名，斃傷整四十五師二一一旅副旅長金孟銘（傷）、該旅二團上校團長李正勛（斃）等以下一萬零二百名。蔣匪軍除遭重大殺傷者外，其整個建制被殲者，計有整四五師之二一一旅（缺一個營），整六四師一五六旅四六八團全部及旅部輜重營，一五九旅四七五團全部及四七七團兩個營，一三一旅之三九三團一個營，整八師獨立旅之第五團一個營，四十二旅之輜重營，七十四師（已殲後重建者）五十七旅之一七零團（缺兩個連）及工兵十七團之一個營。我軍繳獲各種砲三十八門，各種槍七百二十五挺，長短槍五千零七十八支及其他彈藥物資甚多，並擊落蔣機三架。

靖江濟南學生罷課

（新華社華中十七日電）蘇中靖江城六百餘中小學師生罷教罷課，示威遊行，反對蔣匪縣府貪污扣薪金，獲得勝利。自本學期開學以來，該城中小學教職員薪金經蔣匪縣府剋削扣後，每月僅得蔣幣五萬元，生活瀕於絕境。十月二十五日，全城七所中小學教師同時罷課，師生六百餘聯合遊行，沿途散發傳單，高呼反對貪污、要求發足薪金等口號，並直抵蔣匪縣府門口示威。蔣匪縣黨部書記長祝唯榮藉口「一月內解決」拖延欺騙，但師生們堅持一天不發足薪水一天不復課。罷教罷課一週後，蔣匪卒被迫如數發薪水。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濟南報紙訊：濟南師範學生要求改善生活，反對校長貪污，於十月二十七日起罷課。二十八日學生集會時，校長孫維嶽企圖威脅，不遑離校，學生議決即成立公款保管委員會，成立善後委員會等組織，臨時處理校務，並以學生自治會名義，通電要求蔣孫維嶽撤職。至二十九日止，雖經蔣匪當局及校方多方鎮壓調解，全體學生仍堅持罷課中。

遭我軍民嚴重打擊

膠東敵「清剿」破產

（新華社膠東十七日電）深陷膠東內地蔣匪，自十月下旬起，對萊陽邊境之艾山區與萊黃棲招間之艾崮山區，發動所謂「清剿」，在我地方武裝與民兵嚴重打擊下，已告破產。十月二十五日起，蔣匪五十四師（缺一零八旅）及二十五師一九八旅（缺三二二團）由萊陽北犯艾山區，二十八日侵佔棲霞城，旋犯西北，恐被殲，即慌忙退到萊陽東北地區。另路蔣匪暫八師四二旅及一六六旅一部，同時由黃縣城向南進犯艾崮山區，該敵於二十八至三十日間連遭我有力阻擊，至本月一日，始進至招遠東井除里一帶。此外，膠濟路上膠縣東北藏村之敵，與六十四師，亦糾集殘兵敗將四千餘，於廿九日北犯平度東南地區，平度城之敵暫五十四師一九八旅同時向南出動，圖與北犯敵配合，形成對我包圍合擊。我軍出奇制敵，於廿七日乘萊陽城敵空虛之際，襲入城關，俘敵百餘。繼即橫掃烟青路上之水溝頭、孫受、夏格莊、消盧等敵據點，二十八日又於棲霞城南五十里處殲敵五四師一個連，生俘敵五十餘，毀汽車四輛。三十一日，我某部一舉收復平度東南之張哥莊，切斷平萊公路。一日下午，平度蔣匪一九八旅一個團企圖奔向張哥莊，被我阻擊於平度城東十里郝家泊子一帶，斃敵二百四十餘名，繳獲甚多。至此，敵大爲沮喪，寄住萊陽之敵，放棄山區及艾山山區之敵，均被迫於一日狼狽撤回萊陽、黃縣。在敵進犯與退卻途中，處處遭我打擊，據不完全統計，自十月二十五日至本月二日九天內，我地武民兵共斃傷俘敵一千二百七十名，攻克據點七處。

延長石油廠

積極籌劃開工

（新華社西北十六日電）曾日產五百桶石油著名全國的延長石油廠，於蔣匪侵佔期間，橫遭破壞推毀，竟致礦區居民無油點燈。當記者巡視該廠煉油部及七里村分廠時，野草叢生，瓦礫塞途，到處丟棄着生銹的機器零件。據該廠負責人稱：蔣匪侵入礦區時，全廠工友曾協同廠方將修理部與重要機器事先轉移與堅壁，但無法撤動的笨重機器，大部被敵破壞，房屋被拆毀，木料被充作燃料或修築工事，各種附屬設備亦被敵糟蹋盡淨。敵佔期間，工人組成游擊隊，常襲擊敵人，四月二十四日夜，游擊隊探知敵人企圖利用煉油廠，以供軍用，分隊長樊子中當即率領該隊襲擊油廠，雷雨田等工人換至總廠，向廠內投擲手榴彈，並散發傳單，堅壁該廠，敵人不得不縮回城內，從此，敵人再也不敢煉油。此次我軍收復延長戰鬥中，該游擊隊有力的配合了主力作戰。現游擊隊工人已回到工廠，籌劃開工事宜。

馮白駒將軍所部我軍

活躍海南島蔣匪震驚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綜合滬大公報上月十三日及十五日透露消息：粵桂兩省人民武裝之積極活動，已使蔣匪當局大感驚慌。蔣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曾三省供稱：海南島之保亭、白沙、樂東三縣城及瓊山縣要鎮東山墟，已先後爲馮白駒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攻佔。北黎石碌間之鐵源亦被我軍徹底破壞。蔣匪當局爲應付粵桂人民武裝蓬勃的活動，已於上月中旬在湛江（按即廣州灣）正式成立「粵桂南區「剿匪」總指揮部」，由廣東蔣匪保警處長陳沛任總指揮官，該總指揮部並已招集粵省第七、八兩區蔣匪黨政軍負責人開會，討論對付人民武裝辦法。人民武裝活動地區之桂東南，許多蔣匪縣長均被撤職，上月八日，蔣匪廣西省務會議通過全縣縣長唐志豪、興川縣長胡翔，鳳山縣長林劍鋒、容縣縣長黃葆芳、田陽縣長阮日清等，均免職，其理由爲「縣務廢弛」，「辦事不力」及「[illegible]職守」等。

從貧農張紅奴服毒得救通訊
再談深入開展反「客里空」運動

晉綏日報
晉綏新華總分社　編輯部

今天二版刊出之貧農單身漢張紅奴服毒幸得救之報導，係八月下旬寄來本社通訊科後，即轉交副刊部，竟被壓到現在。不僅如此，作者見該文久未刊出，於九月由保返興，曾親來本報探詢究竟，通訊科負責同志，因向副刊編輯索稿未獲，竟哄騙作者說沒有收到。當查階級查立場查思想的過程中，從保德工作團返社同志，又反映了那裏的同志，對報社壓稿問題的批評，這篇稿子的問題，始被發掘出來。當時，副刊部已將該稿找出來半月多了，他們發現對該稿的觀點有問題，沒有提出研究，因此將這稿已壓達一百多天的稿子又壓了下來，沒有很快處理。

從這篇稿子反映的問題來看，是很嚴重的，只要有一點貧僱農立場，甚至一個同情農民翻身的人，對它便不能不引起重視。這篇通訊，如果及時刊出，這對當時的土地改革運動，不僅會起一定的作用，甚至是很大的作用，即在今天刊出來，依然是有它的作用的。所以，這篇通訊的被壓，不能單是一篇稿子被壓的問題，而乃是有關農民翻身大事的一個不小的損失，這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從八月來稿到九月作者來本報查詢，正是我們開展反「客里空」運動，特別是九月，正是我們嚴重檢討領導與內疚的時期，然而這件事竟被溜過而未揭發出來。這說明了我們對「客里空」的檢查是何等的不深入！這充分暴露了我們工作中的立場與作風，存在的問題是何等嚴重！

我們的病根太深了，太嚴重了，這不是經過幾次檢查與揭露「客里空」的現象與精神就可以改正與治好了的。反「客里空」以來，確乎是收到一些成績，「客里空」的地盤是大大縮小了，但要大體上根絕也還是很難的。曾有些不高興公開揭露「客里空」的人說：你看，你們反呀反呀，可是「客里空」的東西不是還有嘛？揭露批評有甚用呀，反而影響大家的情緒呀等等。我們現在可以公開回答他們：你們也許是太天真了，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或者根本不了解「客里空」現象之嚴重及其對革命之危害；你們中，也許表面上是幸災樂禍，旁觀看笑，實質上你們是諱疾忌醫或害怕把自己的醜惡面目暴露出來吧。但你們的「忠告」是徒勞的，除了群眾的利益與革命的利益，「客里空」必須反到底，這和農民起來要革地主封建的命一樣，任何人也無法抵抗與能阻止的，而且任何錯誤與醜惡，終必暴露出來，掩是掩不住的。問題是要每個真正的革命者，不要站在旁觀者的地位，要自覺地主動的起來，把我們身上的爛肉趕快割掉，好讓好肉很好的發育滋長。因此，我們要向諱疾忌醫、旁觀看笑的態度，作堅決的鬥爭，把反「客里空」運動推向前去。

反「客里空」，和農民反地主奪封建一樣，要以「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大家起來去「摘」！人人要負責，「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人人應該採取這樣的態度，要嚴密監視，不放鬆，追根究底，要摘清楚為止。這才能真正治病救人，使那些誠心說謊的不敢再說謊，從被揭露中走上自覺的檢查。這公開的群眾性的揭露與檢討的意義與作用，群眾力量之偉大，就在這裏。也只有這樣，才能把那些故意搗鬼的壞蛋原形畢露。因此我們要求讀者不厭其煩的揭發我們報紙中的一切缺點與錯誤。

我們特別要求在晉綏群眾運動中，擔負了建立土地改革通訊網任務的同志們，在你們這一光榮而艱苦的工作過程中，要警惕地揭穿過去一切老一套的腐朽的作法與觀點，以新的觀點，新的作法，新的精神地衡工作，並與報社總分社加強聯系，頑強不息地，監督報紙與總分社，不隨便的放過其一點缺點與錯誤，及時予以揭露與批評。同樣要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並勇敢地加以揭露，繼續公開的進行揭露，今天還是十分必要的辦法。

「九一八」以來，報社總分社的反「客里空」運動，自然而然地和「檢查階級、檢查立場、檢查思想」結合起來了，還在這一運動剛剛開始深入中，已經發現只有從根，才能更好的發現問題，才能逐漸地使反「客里空」運動，從麻痺到明確，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少數人的自覺到大多數人的自覺。如果沒有大多數人的自覺，「客里空」是反不徹底的。但是這一時期，我們放鬆了繼續公開的揭露，是個損失。在這一時期，各分社也開始了「客里空」的檢查，這是很好的，我們要繼續深入檢查！

十一月十七日

左雲縣委張靜等關於左雲損失公糧的聲明

編輯同志：

十月十七日報載左雲損失公糧消息，有好多不符事實。現根據此間實際情況舉出如下：

一、報載「對情況估計不足，未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及時迅速的轉移公糧，因此遭到嚴重損失。」傅閻軍係三月二十五日侵佔左雲城，縣級各單位（貿易公司在內）於二十日即動員大部車輛、牲畜，將城內所存的食糧拉運至二區某村一帶（編者按：原信村名，由編者刪去，下同）。專署糧站的糧，原在二區某某兩村，也於二十日開始晝夜轉運了五六天，因之，敵人侵入時大部公糧已轉移到離城很遠的地方。只有糧站在某村的糧（原十餘萬斤），於敵到左城後，剩下六七千斤不能轉運，分散給當地群眾寄存。市政府因動員牲畜困難（在城內），損失二千餘斤，根據這種情況，對上級運糧指示執行亦尚堅決。自然不夠的地方還很多。

二、「左雲觀音堂存放的二十二萬斤公糧，也被搶走十五萬斤。」這是一點也沒有根據的。第一、觀音堂村，是距左雲邊界近十餘里屬右玉五區的一個村，不屬左雲；第二、左雲從未往該村放過一點糧。同時敵佔左雲至今七個月來，敵人一次也未到過觀音堂。因之，這村沒有損失過糧食。

三、「左雲二區集中起的麥子四十四袋，折合五千餘斤，莜麥一千二百餘斤，也完全丟掉了。」這事不知從何說起？據二區區長王樹泉同志談：我們根本就沒有集中過一點麥子和莜麥，直至現在二區公所從未被敵搶過積存的糧。

四、「五分區貿易公司在左雲存放的三十多萬斤公糧，轉移運糧中，只有五萬多斤公糧給群眾用了，其餘則不知去向，現在尚未清出來。」這也不符事實，分公司在左雲所存之三十多萬斤公糧，原來大部在距城三十餘里的×××、×××、×××等村寄放，於敵佔左雲五六天之前，即協同專署、左雲縣區（二區）政府，動員二區距城三四十里以外的三十餘個偏僻村莊的大批人畜和懷仁三區、右玉五區的人畜及分公司的七八輛膠皮大車，由某某村運了七八天，全部拉出去分散至群眾家中。五月間，匪軍出擾時，又將某某等村的寄糧轉運至右玉五區一帶數村，此糧運完時即移交左雲縣政府經管，共計交撥糧廿八萬六千四百二十一斤，折米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九十八斤，貸給當地群眾，折米一萬七千一百四十斤，於六、七月間，縣府即收回糧票十六萬七千餘斤。近日到各寄放村結算，又收回糧三四萬斤。有些損失，至多（？）不超過萬斤，是脫耗及斗秤折合等數，及轉運時在半路丟失的一少部份。（編者按：上萬斤糧食的損失，難道還少嗎！為什麼中途丟失了呢？這不是應該說明和檢查的嗎？）並沒有被敵人檢獲。這批糧今年在左雲、特別是在二區起了極大的作用。當閻軍佔左雲城後，軍隊吃的和很多群眾吃的種子，都是公司分散的寄糧，群眾至今念念不忘。（編者按：你們這樣做了，乃是盡了你們應盡的責任，這有什麼「群眾至今念念不忘」，還聯系你們把萬斤糧的損失，好似當做不足道的，不加檢查說明，這種精神是值得檢討的。）另外，運到懷仁三區，右玉五區都在三幾萬斤以上。在糧運完時，據左雲貿易公司經理秦銘同志談：公司的糧已全部運出，沒有損失。

以上都是些事實應行更正。下面提出我們的意見：

一、這份報上的消息到左雲時，不少同志看到都很驚異，因為不符事實。我們為了更正事實，故負責寫出此信。並希望同志以後寫消息時注意徵求一下當地工作同志的意見，再寄到報社好些。

（編者按：記者這一報導，係根據上級召集的會議之檢查寫的，並經上級黨委研究，不一定要徵求當地工作同志的意見，同時這也不是這一報導失實的原因。）

二、自敵佔左雲城後，左雲各級幹部工作人員，整日對敵周旋鬥爭，對糧食在自己主觀上尚努力轉移，當敵初來時，很多同志參加動員，成千群眾不分晝夜的轉運，前任分公司傅經理幾乎被敵俘去。精神上應予獎勵，而給如此不合事實的批評也是不妥的。

由這件報導，我們又聯想到海燮同志今年七月間，在報導過綏蒙偵察班在左雲南八里村擊敵人，奪回該村地主李明德財物全部分給群眾，這也根本不符事實，該地主李明德之財物全部未給群眾。孫鑑同志曾給編輯同志去信，但不知何故未見發表更正。（編者按：孫鑑同志來信並未收到，如果孫鑑同志確發此信，請設法查究信件失去原因，並請來信告知本報。）

左雲縣委　張靜
縣府財政科長　杜浚
二區區長　王樹泉
一九四七、十一、五

（編者按：「綏蒙擴幹會財經小組檢查，過去公糧損失嚴重」一訊，是海燮同志寫的，由綏蒙分社發來的，並附電說明，此稿經綏蒙區黨委高政委看過，可以發表。當時編者會就這條電訊中幾點不明之處，電分社重行研究，後又接回電說：又徵得高政委同意，可以發表。按該電訊中所舉：「左雲觀音堂村存放的二十二萬斤公糧，也被搶走十五萬斤」，是六月間在劉縣某村糧食會議上，財政局副局長靳崇智的報告。「左雲一區集中起的麥子四十四袋，折合五千餘斤，莜麥一千二百餘斤，也完全丟掉了。」是五專署財政科長張定安說的（此句發表時為編者刪掉）。現接張靜同志等來信，編者對照原電訊，發現除來信提出更正的數點事實外，原電訊中曾說到「今春從敵來就損失了四十大石（每石三百斤），麥子五大石」（也是張定安說的）一事，來信中並未說明事實真相如何。

關於左雲損失公糧的全部事實真相究係如何，希綏蒙分社、綏蒙區黨委速查明事實，公佈糾正。）

我欺騙了盧晨徵同志

陳蟬鳴

約在兩個月以前，盧晨徵同志從保德來興縣報工作，順便到報社查問在八月末旬寄來的化樹塔的一篇土改報導，當時我查了一下登記簿，並無此稿，同時也毫無印象，因為該村工作是晨徵同志親自參加的，材料還能記起，於是他提議講材料我寫報導的辦法，來彌補這件「失落了的稿子」。我當時也欣然答應了。但從他的敘述中，逐漸引起了我的記憶，想起我曾經看到過這件稿子，並確定稿件已轉給副刊部了，但我並沒有把這個發現告給晨徵同志，在談話中間跑到副刊編輯胡正同志那裏，打問稿件處理情況，他查了一下說並無此稿，後來確定是我不對了。當時我為此事，猶豫了一下，想到報社丟掉這樣重要的稿子，對外印象太壞了，同時報社已告晨徵同志稿件沒收到，再打轉灣也不好，於是就將錯就錯的錯下去，並當時商得晨徵同志同意，他回去後再抽寫一篇（因材料較複雜，不易掌握，臨時寫不起）。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完全欺騙了晨徵同志。

後來，晨徵同志並沒有寫，我以後又沒有去關心這件事，沒有將這件事告給領導同志，後來竟就根本忘了。從這件事暴露了我沒有把宣傳土地改革看成是一個重要任務，因為晨徵所談的化樹塔材料，確是一件有價值的報導，當時我也是這樣認識的，和晨徵同志交換了寫法後，還可以把它寫出來。但是以後他沒有寄來，而我也就沒有去信催問，並慢慢的把它忘掉了。這反映了我對農民翻身事業還缺乏熱情，因為在我們的崗位上，直接服務於土地改革，主要是竭盡心力來為貧僱農講話。所以我放棄了這樣的一個稿子，就是對土地改革的一個重要損失。

其次是害怕自我批評，對作者公開承認錯誤缺乏勇氣，因此不惜用撒騙來掩蓋錯誤，忘記了一個黨報工作者對作者應負的責任。因為這樣，也就不能從工作中經常發掘錯誤來改進工作，本來從這件稿子上，說明在通訊科與副刊之間在轉稿上存在着嚴重缺點，是應該及早引起注意來克服的。但是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這種工作作風和反「客里空」的精神是完全不相符的。

這是我的一個初步檢討，並準備在今後學習中繼續檢查。

郵政通告

一、為防止地主借郵局轉運底財計，茲規定[illegible]

[illegible]日報所登郵政通告中，規定公文及軍人信件免[illegible]

[illegible]印刷物而言，這些郵件一律[illegible]生產自給的工廠商店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員而言，這些人的信件郵局照常收寄。

特此通告，不另行文。

[illegible]